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比我老的老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比我老的老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3695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369X

出版时间：2008年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黄永玉 著,丁聪 插图

页数：28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？

我读了徐庆全先生著作《周扬与冯雪峰》．很受感动，一个多星期心情跟文章奔腾澎湃，不安之至。

文章点醒了我，冯雪峰先生1903年生，周扬先生1908年生，入党时间冯、周两位都在1927年4月12日大革命以后。

冯二十四岁，周十九岁。

两位年轻人干着那么重要的大事，领导庞大的进步文学队伍，又在重要的时刻打下了不解之恨结。

以后的几十年一直紧紧咬住不放，直到文化大革命两人同时都遭毒手，这才“ 历尽劫波兄弟在 ”，取得了互相的谅解。

太迟了！

几十年时光耽误，大量优秀文艺队伍人员的牺牲，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弄怕、弄俗、也弄傻了人们的头脑，人们生活在比天灾还恐惧的人祸之中。

自己同志，怎么弄成这种局面呢？

<<比我老的老头>>

内容概要

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“比他老的老头”：钱钟书、沈从文、李可染、张乐平、林风眠、张伯驹、许麟庐、 廖冰兄、郑可、陆志痒、余所亚、黄苗子……通过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，在与这些艺术大师的相遇、相识、相知中，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。

作者简介

黄永玉，湖南凤凰县人，1924年7月9日出生。
受过小学至初中二年的教育。
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。
曾任瓷场小工、小学教员、民众教育馆员、剧团见习美术队员、报社编辑、电影编剧及美术学院教授。
写过诗、杂文、小说、剧本。
出版过画册、诗集、杂文集、木刻画集。
在中国内地和香港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意大利开过个人画展。

<<比我老的老头>>

书籍目录

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？
（增订珍版代序）北向之痛 我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暮年心中的张乐平 大雅宝胡同甲二安魂祭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 离梦踯躅 这些忧郁的碎屑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给这个党员打分 忆雕塑家郑可 米修士，你在哪里呀！
不用眼泪哭 余所亚这次真的死了 白头偕老之歌 云深不知处 天末怀先让屈辱中的潇洒我的世纪大姐暮鼓晨钟八十年

<<比我老的老头>>

章节摘录

锺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。
他生于一九一O年，大我十四岁。
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、名叫《同路人》杂志的骂。
骂得很凶，很要命，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，迟早是末路一条……　　锺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，底子厚，他有恃无恐；我不行，我出道才几年，受不了这种惊吓，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，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。
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。
既然是一起挨骂，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，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。
那种动荡的年代，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。
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、季康夫人有了交往，也曾提起过那本《同路人》杂志，钱先生说：“……老实说，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……”　　有一晚下大雪，我跟从文表叔、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，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。
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，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，是位当红的学者。
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，原也是沈、钱的熟人，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：　　“……就在刚才，周扬同志请吃饭……哎呀！
太破费了，叫了那么多菜，就我们三个人，周扬同志坐中间，我坐周扬同志左边，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……真叫人担心啦！
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，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，真叫人担心啦……”　　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。
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：“我看，我们告辞了吧！
”　　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，在房门口握了手。
下楼梯的时候，钱先生问我：　　“记不记得《金瓶梅》里头的谢希大、应伯爵？
……”　　“文革”后，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“好人”，几十年的世界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。
五十年代末，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。
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。
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。
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，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，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。
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，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。
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。
这张东西“文革”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，后来连书都没有了。
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，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，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。
他说：“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。
”　　“四人帮”覆亡之后，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，我有幸也搬到那里，正所谓“夫子宫墙”之内。
打电话给他这么说，他哈哈大笑：“缘分！
缘分！
又绑在一起了！
”　　房子是好的，名气难听。
“资本主义复辟楼”。
后简称为“复辟楼”，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，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，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，大家见了有气。
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：“够不着，骂得着。
”后来缓和点了，改称“部长楼”，也颇令人难堪。

院子大，路也好，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。
有不少绿阴。
早上，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，互问早安。
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；还有金山夫妇，俞平伯夫妇……天气好，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，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，可算是一个盛景。
二十多年来，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。
我不是不想去，只是自爱，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。
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，先打个电话，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。
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，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，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。
家里四壁比较空，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，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。
钱先生仿佛讲过，我忘记了。
书架和书也不多，起码没有我多，问钱先生：你的书放在哪里？
他说：图书馆有，可以去借。
（！
！
！
）　　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，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，钱家都在做事，放下事情走去开门，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，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：“谢谢！
谢谢！
我很忙！
我很忙！
谢谢！
谢谢！
”　　那人当然不高兴，说钱锺书不近人情。
事实上，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，有他们的工作计划，你是个富贵闲人，你一来，打断了思路，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。
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。
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。
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。
钱先生说：“我不去，哈！
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！
”　　“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！
”　　“哈！
我不去，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！
”　　“那么，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，起不来？
”　　“不！
不！
不！
我身体很好，你看，身体很好！
哈！
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！
”钱先生没有出门。
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，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。
于是就喝茶，就聊天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